

# 夏天的老屋

□南京 李根萍

总是喜欢夏天回赣西老家。家里没人,想必父亲赶集或串门去了,母亲赶鸭鹅去池塘了。院子里静悄悄,儿女陆续像候鸟一般飞走了,曾经的热热闹不见了,我们既带走了父母的爱,也带走了家里的热闹,只留下孤独的父母坚守老屋,或许做儿女的还不曾觉察到,只有回到这个院子里,才会有真切的体会和感受。

屋檐下,燕子和麻雀进进出出。房梁上的麻雀窝里,有只雏鸟调皮地伸出脑袋,露出小黄嘴,睁大眼睛看了我一眼,发现是个陌生的人,又缩回了头。它这是想讨口水喝,还是想给它喂点吃的?有些弄不明白。或许只有母亲知其意。母亲心地善良,不肯伤害院子里任何动物,尽管家里不太富裕,却总是有意在院子里撒点吃的,不让动物饿肚子,因此鸟儿最喜欢在我家院子里安家落户,繁衍生息。

院子里转了一圈,猪栏门开着,猪圈里的猪正躺着闭目养神,听见动静,一跃而起,哼哼唧唧,以为是母亲来喂食。父母每年都坚持喂头年猪,年猪年猪,自然是过年时宰杀,吃草和米糠长大的猪,肉甜,原味。春天买回的仔猪,有近百斤重了。小时候就帮着母亲喂猪,猪们似乎永远吃不饱,一天到晚除了睡,就是哼着要吃的,还是个急性子,有时等不及了,会跳出猪圈,直接出来找吃的。猪左瞧瞧,右看

看,发现不是母亲,也不认识我,又知趣地躺下了。

我在鸡窝捡起一只依然带母鸡体温的蛋,惊奇发现是个双黄蛋。儿时家里境况不好,鸡蛋大多要去换油盐钱,还要留点待客用,平时只有头痛脑热时,母亲才会舍得煎个荷包蛋或是做个葱花蛋汤给我吃,因此每次听见鸡下蛋,我就会去摸摸。母亲知道我意,总是安慰我,儿子,等家中经济条件有了好转,家中的鸡蛋全留下给你吃。如今家里经济条件好了,我却像一只鸟儿飞出了山村,降落在在了离家很远的地方。母亲依然舍不得吃鸡蛋,便一个个积攒在几个罐子里,等我们回家……

院子外传出声音,家中的黄狗进来了,父亲跟在后面,果然他去赶集了,竹篾篮子里,有白豆腐,红灯笼辣椒,一刀猪肉,还有条肥嘟嘟的草鱼。父亲说,真巧,早上喜鹊在门口叫个不停,母亲向村口眺望一会,说可能家中要来客人,便催他去赶集,买点菜回来,备在家里。儿女离家后,都成了客人,每次听后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倒是黄狗没把我当客,无论过多久回来,它都能认出我,绕着我转圈,嘴里发出“喔喔”的声音,似乎是在说,你到哪去了,怎么这么久才回家?双脚还趴在我身上。父亲怕弄脏我衣服,对着黄狗吼了一声,它这才恋恋不舍地停了下来,依然靠在我身上,亲

热个够。乡村的土狗通人性,有只狗护院,家里没人不必挂锁。

母亲随后也回来了。她赶鸭到池塘里,顺便摘几条丝瓜回来,全是圆鼓鼓的肉丝瓜。在我寄居的都市,没有肉丝瓜这个品种,全是长长的蛇丝瓜,怎么炒也没有肉丝瓜味甜。儿子回来了,父亲和母亲眼里全是兴奋,烧火的烧火,做饭的做饭,不一会厨房里传出熟悉的香味。香味穿过家中巷子,窜出堂屋,冲出门口,在田埂上和池塘边逗留,弄得满村都是香的。

午饭的餐桌上,全是我儿时最喜欢吃的菜,小炒肉,小炒鱼,清炒丝瓜,煎豆腐,蒸鸡蛋,黄花菜肉汤。吃着这些久违的美味,似乎不是家常菜,而是父母浓浓的爱,醇得化不开的情。这个味啊,让我一生都忘不了。

临走之时,父母将我的袋子里塞得满满的,里面有干塘鱼、搓菜、笋干,还有鸡蛋,全是家中的母鸡下的。母亲一再叮嘱,孙子上学辛苦,多煮点土鸡蛋给他吃,补补脑子,放暑假记得带他回来,我们天天想他了……

提着一袋鼓鼓囊囊的特产出门,陡然有股幸福的感动涌上心尖,父母送我的不仅是乡下普通的土特产,而是整个夏天都装进去了。

父母在,家就在。父母不在,人生只剩归途。如今夏天回家,老屋的院子里,只有无尽的怀念。

## 口琴声

□山东临邑 单淑芹

上周,正吃晚饭,父亲突然说:“妮啊,我想这两天回老家去!七月七,去看看你娘栽的那架葡萄!”

父亲见我一怔,随即喃喃地说:“你娘爱听我吹口琴。”

我记得,小时候,每逢父亲吹起口琴,母亲总是跟着轻轻唱:“我问天上弯弯月,谁能好过我牛郎哥;我问篱边老枫树,几曾见我娇儿花两朵;再问清溪欢唱水,谁能和我赛喜歌?”

然后再是父亲应和:“闻一闻瓜香心也醉,尝一尝新果甜透心窝,听一听乡邻们问寒问暖知心语,看一看画中人影舞婆娑,何必愁眉长锁……”

此时的父亲,投入地吹着口琴。隔着房门,我轻轻地跟着曲调

哼唱,不觉泪眼婆娑。

父亲的口琴声依然这么美妙清幽,是又想起了母亲吧?在那艰难的岁月里,单薄的母亲,用她的巧手,缝缝补补、热汤做饭,操持着一大家人的里里外外,或许是父亲的口琴声,给了母亲面对风风雨雨的勇气……母亲生病后,家中时刻萦绕着戏曲声。父亲陪着母亲,边听边吹着口琴应和。有一次回老家,竟然听到母亲哼唱:“架上累累悬瓜果,风吹稻海泛金波,夜静犹闻人笑语,到底人间欢乐多。”母亲是个戏迷,尤其喜欢黄梅戏《牛郎织女》。但生病后,就再没听到她唱戏。我欣喜的目光,让母亲略带羞涩:“这些调子以前常陪你爹唱,现在一听,又都想起

来了……”

我看着吹口琴的父亲正出神,他忽然有点激动:“你娘早就说,农历七月七,在葡萄架下,天上人间的人,能互相听到说话,我以前常笑话她迷信,现在……”

我鼻子一酸,我知道他们感情深厚,但我不知道五十多年了,他们的情感依然没有被时光磨损。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,年近八十的父亲,常常吹着口琴,那是母亲爱听的曲调……

我望着父亲:“这个七夕,我一定陪你回家,去葡萄架下……”

父亲高兴地回房间了。很快,口琴声传过来,如流水幽幽,似细语絮絮,那分明是黄梅戏的调子……

## 阳台风景

□辽宁朝阳 风凝

我同往常一样在阳台迎接黎明的第一缕阳光。蓦然发现,花架上,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了两根长长的藤蔓。它们在晨风中轻轻摇曳,自之窗前便多了一道可心的风景。

藤缠蔓绕的阳台,每一天都变得不一样。你会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成长与蜕变。它们带着与生俱来的灵气,吐出卷须,紧紧抓住身旁一切可依附的东西,攀援而上,很快把那一片空间涂满绿色。一直以为,这些藤蔓是只属于山村的,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野蛮生长。

每日晨曦微露,我便立在窗前,看着满眼油碧的叶子,内心愉悦而宁静。看着它们,常常会念起奶奶家攀上屋檐的丝瓜藤,爬满石

头堆的南瓜蔓,绕满篱笆的牵牛花,还有土坎儿上瀑布一样倒垂下来的爬山虎。想来,这世间的每一种缠绕,都是一种命定的缘分。

忽然有一天,藤蔓上开出了花朵,那洁白的小花,中间是黄绿色的蕊。这是一种边开花边结果的植物,在它略显羞涩的花朵下面,是一个手指肚大小的长圆形的小球,毛茸茸,绿油油。直至变成上小下大,连在一起的两个圆球,方知是葫芦!

葫芦谐音为“福禄”,其蔓又与“万”谐音,加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籽,故而有福禄双全、子孙万代之意。据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发现,早在7000多年前,我们的先人便已开始种植葫芦。而工艺

葫芦自唐始,成于宋,兴于明清,因乾隆、纪晓岚等圣贤追捧而得以广布民间。去葫芦岛游玩,曾带回两只葫芦,一大一小,大的富态、小的玲珑,摆放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。两个都是未经雕琢的原生态葫芦,却满足了儿时对宝葫芦的向往。

眼下,阳台上的它们,虽然不是同一天开花,也非同一日挂果,却约好了一起长大,一起变得白胖胖、光滑滑。风起时,它们左右摇摆、来回晃动,如同荡着秋千的顽童,又像《金刚葫芦娃》中七个葫芦娃对着爷爷嬉笑。

我爱极了这样的阳台,它让久居城市的人儿于斗室之内,感受岁月静好。

## 留给爹的西瓜

□安徽利辛 毕侠

那年夏天,父亲收完麦子之后就就去南京打工。母亲在家里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忙着给庄稼除草,抽空还要给棉花打农药。

走进棉花地,我欣喜地发现,那些大大小小的西瓜在棉花趟里生长着。每天干完活回家时,母亲都会默许我们从棉花地里摘一个西瓜带回家。回到家里,我赶紧从压水井里压一桶凉水,把西瓜放在里面冰冰,母亲说这样更好吃,更解渴。

母亲切好了西瓜,我和弟弟妹妹都围在桌子边,一人捧起一块西瓜,迫不及待地放到嘴边,“娘,今年的西瓜真甜啊!”母亲刚把西瓜送到嘴边,又停住了,叹口气,“咱们在家里,饿了有饭,渴了有西瓜,还不知道你爹在外面怎么样了?这么热的天,他肯定连块西瓜都不舍得吃呢!”我们都没有回母亲的话,默默地吃着西瓜。过了一会儿,弟弟似乎突然想到了办法,激动地对母亲说道:“娘,咱们给我爹留几个西瓜,等他回来再让他吃不就行了吗?”母亲摇摇头,“你爹要在中秋之后才能回来呢,恐怕咱家的西瓜放不到那时候啊!”

立秋之后,母亲带着我们把地里的西瓜全都收到板车上,拉回了家。满满的一板车,差不多有好几十个。我们每天干完农活从地里回来,母亲照样会切一个西瓜给我们吃。“娘,西瓜还是留着等我爹回来再吃吧。”我捧着西瓜对母亲说道。娘这下没有叹气,而是笑着说:“傻孩子,咱家又没有冰箱,这西瓜放时间久了会

烂掉的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,我发现母亲每次切西瓜的时候,都会在那堆西瓜里挑拣,先把小的西瓜切掉,再把不好的切掉,最后留下的都是最大最好的西瓜。天热得厉害,屋里的西瓜经不起高温的侵袭,经常会有烂的。我和弟弟每天都翻看西瓜,找找有没有烂的,如果有烂的就赶紧挑出来。

进入农历八月的时候,屋里的西瓜已所剩无几。我们兄妹几个说什么都不肯再吃,坚决地要给我们的爹留着。母亲则欣慰地笑着,用手指指八仙桌下的那口缸。弟弟赶紧跑过去,要掀开缸盖看一下。母亲及时阻止了他,“小二,不要掀开,缸里放的是西瓜,你一掀开就跑了气,到时候西瓜就会烂掉,那样你爹真的就吃不成了。”弟弟好奇不已,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那口缸。

爹一直到中秋之后的第十天才回来。他刚到家门口,母亲就赶紧跑上前,接过他肩上的行李,我们也纷纷围在爹身边问长问短。这时候弟弟突然掀开缸盖,从缸里抱出一个大西瓜,笑着对爹说道:“爹,这是俺娘给你留的西瓜。”我赶紧跑到厨房,把刀拿过来递给母亲。

我看到母亲切西瓜时,手抖了一下,表情也有些忐忑,直到看到那鲜红的瓜瓤露出来,她才长长地舒了口气。我爹的嘴唇刚接触到西瓜,弟弟不失时机地问道:“爹,西瓜甜不甜?”“甜,甜得很。”

“哇,成功喽——”我们一起蹦起来,欢呼着。

## 最美的花殇

□陕西宝鸡 贾炳梅

那束从渭河河堤带回的金鸡菊,虽然没有了根,但插入那个漂亮的玻璃花瓶,让枝条浸润在清水里,它们本已耷拉的花朵竟神奇地欣欣然挺立起来,精神饱满的继续绽放开来。

每天临睡前都会看一眼那一束灿烂的黄艳,好几天都是在悠悠花香里进入梦乡。某天清晨,突然发现几瓣细长嫩黄的花瓣悄然地躺在茶几上,安然而恬静。端起花瓶正欲仔细查看,又有几片花瓣轻轻地跌落,优雅而迅速,在我眼前划过一漂亮的光速般的弧线,几乎是一闪而过,带着惊心动魄的决绝和优雅。那一刻它们如同长着翅膀的天使,就那样挣脱枝头,飞了出去……我甚至来不及聆听它们飘落时花瓣触及地面的震颤,它们就已经平静坦然地贴伏在地板上,似乎那里就是最安全最舒服的归宿。很显然,那一秒的飞舞让它们积攒了全部气力,才那样既决绝又迅猛,却又不失优雅和完美。目睹金鸡菊的花瓣留给花枝深情告别后最艳丽的舞蹈,让我感动心悸到泪流……

那一瓣一瓣刺眼的黄,仍是活鲜鲜的,依然有一种脂的质感,缎的光泽和温暖。我根本不相信

这是花的尸体,看着它们脱离枝头的拥挤,自由舒展地躺在那里,似乎比簇拥在枝头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丽。从来没有如此欣赏过一片花瓣的飘落,从来没有如此用心且近距离地与落花对视,原来生命的终结也可以如此坦然和惊艳!

是啊,曾经倾尽全力娇艳地开放过,既然抵不过岁月的沧桑,躲不过枯萎的宿命,那就无怨无悔坦然地离开。花开花落,犹如人的一生一世,从呱呱坠地到慢慢长大成人,从人老珠黄到生命终结,这个看似漫长实则弹指一挥间的过程,每个人,有过成功喜悦的辉煌灿烂,也有过失败沮丧的灰心低迷;走过阳光明媚,淋过风霜雪雨;笑过哭过,爱过恨过,有甜蜜有苦痛,不管这个过程是平淡无奇还是轰轰烈烈,希望我们都能如优雅飘落的花瓣一样,坦然无惧,在离开的那一瞬间不纠结不痛苦不遗憾,让生命在最后一瞬得到升华,将最美的背影留给花枝,留存在人世,让那份美好永存!

怀着无比的尊重和疼惜,我将那一瓣瓣金鸡菊,放进我的标本夹,一场花殇连同那一丝金黄灿烂将被永远珍藏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96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